





白沙子全集卷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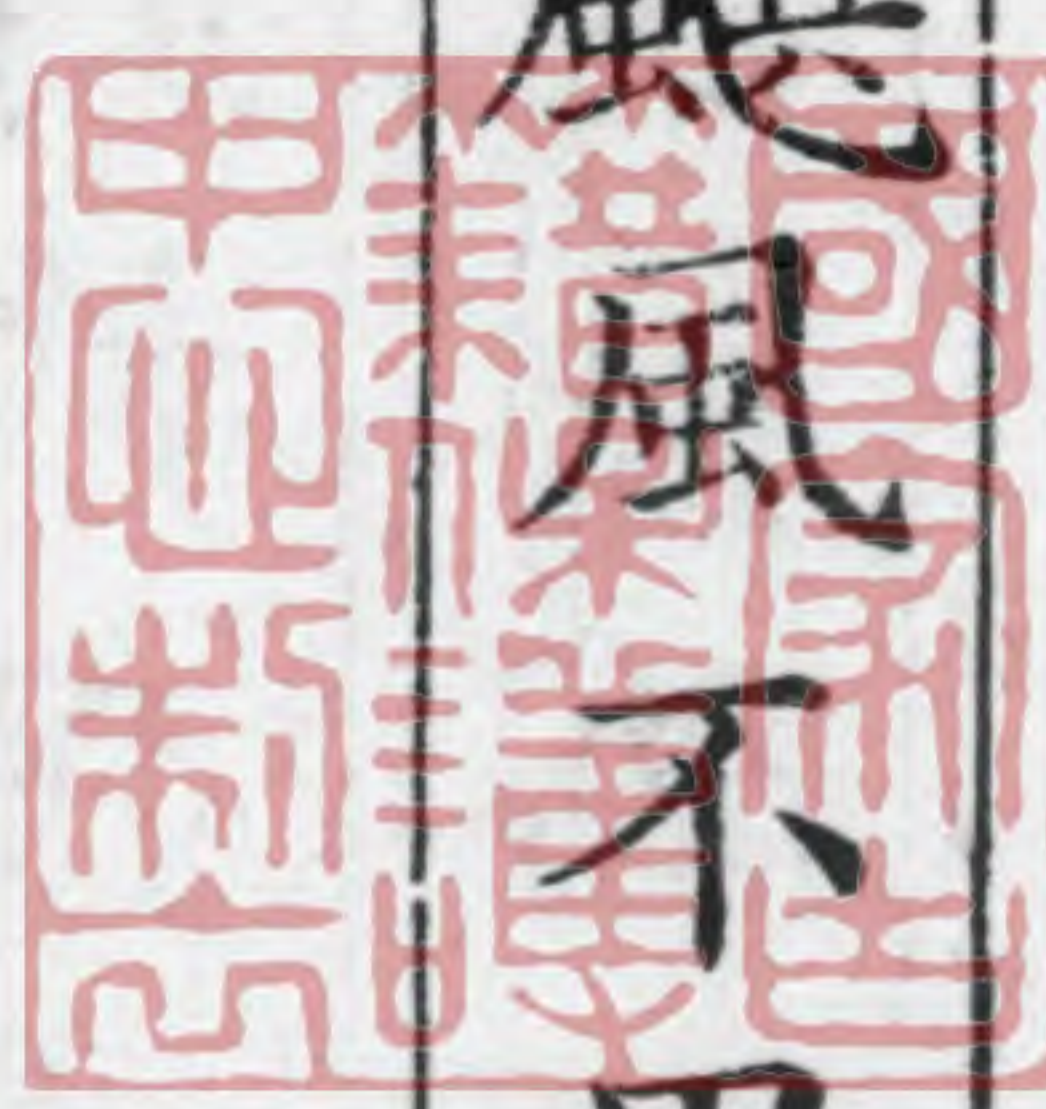
五言古詩補遺

聞陳宗湯湛民澤欲過江門遇颶風不果  
用張廷實韻寄之

斬蛟須射虎水石敢誰欺老夢不知遠客來何  
怨遲千休千處得一念一生持衰白如曾見斯  
言或可依

與民澤

漠漠黃雲岡珊珊鐵橋水宇宙幾千年洞天今



白沙子全集卷之九



有主借問子爲誰平生子湛子

題民澤九日詩后

我思陶長官廬山一杯酒世遠道彌光歲歲此  
重九酒中有歌者劃然金石奏謂從秦漢下藩  
籬士夫口藩籬苟不顧其中更奚有寥寥二千  
載長夜不復晝俛仰宇宙間孤光映踈柳民澤  
長者言藩籬自茲厚茲晨偶拈出以洗薄俗陋  
景易讀書潮連賦此勗之

日往則月來東西若推磨及時愿有爲何啻短  
檠課強者能進取不能空墜墮四書與六經千  
古道在那願汝勤誦數一讀一百過嗟予老且  
病終日面壁坐古稱有志士讀書萬卷破如何  
百年內能者無一個書生赴場屋勢若疾風柁  
不悟進爲退反言勇者懦吾聞邵康節撤席廢  
眠卧又聞范仲淹畫粥充饑餓砥柱屹中流有  
力始能荷汝患志不立不患名不大師友爲汝  
資薪水爲汝助黽勉在朝夕用爲老夫賀

噩洲阻風



平岡擬農事一語五日留今晨阻長江風雨眠  
歸舟老牛不乳犢寧為水草憂念此結吾懷人  
生易澆浮父子且有此他人復何求冥冥蒼山  
屏灑灑清溪流童僕屢反側晨炊渴薪慙鳴鞭  
走泥潦視我能來不行止各有時天道匪我由  
會當息風濤鼓柁辭鳴鷗

送李世卿還嘉魚

楚地多佳人可慕不可求長江崩西浪五嶺障  
東眸翩翩李叔子晤語滄溟秋諸賢當未衰濟

世吾何憂歸去襄南州問詢李與劉

襟懷有全楚勝處多卧遊大崖月罔罔赤壁風  
颼颼行藏君自知可以與我否我若登南嶽寄  
聲黃鶴樓

富貴何忻忻貧賤何戚戚一為利所驅至死不  
得息夫君坐超此俗眼多未識勿以聖自居昭  
昭謹形跡

在物有常性水濕而火燥在人無常情所惡變  
所好昨日見其恭今日見其傲蔓草輕芝蘭清



源亦黃潦世情每如斯聊為行者告  
疾風起驚濤舟以柁為命柁乎苟不操舟也何  
由靜是舟如我身孰知身之寗是柁如我心孰  
祛心之病不如棄其舟免與風濤競

送梁國鎮

盖有藏器人我病元非果徘徊思遠道欲往悲  
定跛梁生千里駒東西無不可飛轡入長安垂  
楊春婀娜

喜康沛至

五言六句

三年念遊侶奄至廬岡曲  
睨睨枝上鶯相呼入  
幽谷平生真淡意至老方耻獨

七言古詩補遺

擬移木犀於上游黃雲示民澤

木犀金粟散天香在秋之季廬山陽  
湛生期我上游庄移根千丈黃雲岡  
萬丈黃雲千丈山金粟花開不等閒  
金粟氤氳塞兩間先生與爾同  
歲闌

對菊



淵明無錢不沽酒九日菊花空在手我今酒熟  
花正開可惜重陽不再來今日花開顏色好昨  
日花開色枯槁去年對酒人面紅今年對酒鬢  
成翁人生百年會有終好客莫放樽壘空貧賤  
或可驕王公胡乃束縛塵埃中簪裾何者同牢  
籠

五言絕句補遺

羅浮

羅浮海上來高高幾千丈鐵橋倘不關諸峯竟

流浪

世人未得仙斯事安知妄九等真洞天朱明惟  
上上

題子長寓舍壁

子長亦何病夜夜此呻吟世無白家媪誰會子  
長心

驢背推敲去君知我是誰如何又兩手剛被長  
官笞

慈母石

為門人  
區越



慈孝相感激天機謝人力誰來石下歌見母不見石

鄉賢詠

馬持國

平生十數策決定要經綸不借魏公幕知心是直臣

馬晞驥

我邑登賢載君家父子俱清風端一硯五馬達鄉間

伍隆起

宋義士

中原不可復志士恥為夷直把真心去何妨假首歸

羅希呂

孤高還寂寞道否即詩窮自古皆賢達今人有此風

周脩

剛直為黃斌所殺

閉目青天下捐軀白刃前匹夫如有志溝瀆不須憐



張 搗

城西十日雨病叟得無饑亦有羅希呂厓山賞  
小詩

黎林坡 名貞戎遼東

儒術聲名舊戎衣日月長酪然尊酒下眼孔得  
遼陽

題莊子泉

閒看千丈雪飛下玉臺山爭知白沙子不是南  
華仙

題茂叔蓮

船入荷花內船衝荷葉開先生歸去後誰坐此  
船來

題淵明菊

籬下花堪把先生有酒不遙看白衣者不復問  
江州

題和靖梅

髮與踈梅白身將寡鶴親孤山殘雪後清絕凭  
欄人



六言絕句補遺

夜書南安店壁

千里紅塵倦客幾年白髮衰翁野店孤燈夜雨  
寒房四壁秋蟲

次韻景雲蒼梧徃復

朝辭白土低岸晚泊和尚高岡樵唱雲邊細路  
漁家石角輕航  
雲木幽疑絕境江流東見通津蒼梧遠尋仙侶  
端溪頗恨人情

天地安排蓑笠江湖放浪漁船或者天隨是我  
斜風細雨前川

六言

柳渡一帆秋月江門幾樹春雲來徃一時意思  
江山萬古精神

贈陳聰還莆

緼袍不妨學道絕穀可以求仙相府胡為慢士  
紙田自有豐年

青錢不滿杖頭雪繭徒勞免穎相逢浪勸歸耕



實欠蘇秦二頃

七言絕句補遺

懷張翊

南北東西一馬塵  
相思何處不傷神  
竹邊閉閣長無事  
猶厭山雲軟素巾

魯兩生示民澤

九五當朝須勸駕  
兩生朝突不留琴  
想見古來交會盛  
鴛鴦譜裡盡傳鍼

黃雲右關長短句

萬丈黃雲千丈山  
金粟花開不等閒  
吁嗟乎金粟丈人與爾同歲闌

黃雲左關長短句

萬丈黃雲千丈山  
金粟花開不等閒  
金粟氤氳塞兩間  
吁嗟乎金粟丈人與爾同歲闌

贈秀夫如江東乙巳秋作

浦口來尋舊路歧  
柴門過午未開時  
青山十里花園斷  
不許遊人折半枝

讀陳庸詩稿



天上霓裳久寂寥人間何處不詩瓢  
寄言雪月風花好都在騷人仔細描

張巡

獨蔽江淮阻賊兵  
乾坤回首盡羶腥  
何人肯救睢陽急  
不使忠臣付忍名

許遠

援絕城孤力不任  
逆胡天討竟成擒  
却憐當日奴羹進  
酸盡平生長者心

南霽雲

萬人回首看浮屠  
肯訊將軍躍馬呼  
誰續睢陽三口命  
進明先斬後擒胡

秣坡先生釣臺

少年朝暮釣池傍  
嬉戲哦吟送夕陽  
却憶子陵臺上月  
至今千古共流光

樂歲呈楊大尹

舍北歌童搥破鼓  
舍南春婦着新裙  
田家少遇豐年樂  
盡道今年是十分元  
夕將來拍鼓譁  
茅簷燈火醉家家  
長官願似



丁明府甲首終年不到衙

壽陳靜軒七十次世卿韻

甲子如何管得翁全無白髮有青瞳赤泥便是  
遊仙枕兄卧西頭弟卧東

午睡起

道人本自畏炎炎一榻清風捲畫簾無奈華胥  
留不得起凭香几讀楞嚴

用韻寄鍾美宣

綠柳黃鶯紫水涯市橋沽酒醉春沙江花一與

詩人別如此風光屬自家

晝睡為雀所喧

野風吹隙簷翻雀晝攪床風雀攪眠若道神仙  
無一事老夫當日未神仙

失僕

粥罷腰賺亦上山晡時悵望負芻還乍疑乍到  
忘歸路月滿東楹未上關

定山許撰一峯墓誌東白許墓表久不見

示



先生老去銘當出東白人來表可聞却愛大流  
山上月清光先到一峯墳  
今古多聞遷史記一峯何必我同年先生存作  
垂千古東白曰然我亦然

金鰲閣

橫浦秋成百尺橋金鰲閣上見山遙凭高無限  
歸來思何處飛雲不可招

鐵漢樓

鐵漢元來亦是誇羈魂入夜遶天涯數聲羌笛

樓前月落盡寒梅一樹花

墨花臺東坡遺跡

汝弼即是張長史堯夫方愛陳公甫何處思君  
不見君墨花臺上蕙纖雨

橫浦橋

乘輿十月猶溱洧子產未知為政在隔河騎馬  
是何人下馬問訊張東海

濂溪臺

黃菊花開又一年南山無分對陶潛不知風月



隨儂否惱殺臺中一夜眠

葵庵

葵花愛日臣愛君臣與葵花共此真試問春來  
桃李樹紛紛同者是何人

春中

時光堪喜亦堪悲歲歲春隨斗柄移送老一條  
邛竹杖夜挑明月上臺磯  
北風吹我早裘輕不借肩輿一日晴九十日春  
都不見跣趺榻上看雲生

龍溪不賞去年花今歲春光喜在家多謝花神  
憐舊識盡情開向白牛車

夢長髯道士以一囊貯羅浮山携以遺予  
紀以絕句

一口囊盛四百峯翠林香霧春冥濛低頭咲問  
長髯老何處方壺有路通  
千仞飛雲隻手擎來鸞停處是仙家青牛騎過  
鐵橋去踏碎璫瑤一路花

同馬默齋候麥秀夫夜過白沙和韻



白沙子全集 卷九  
東風吹老桂花天坐久寒生月下羶見許夜深  
移艇過笛聲何處二更前

待馬默齋不至諷以是詩

花前誰共引杯長風送歌聲到赦卽莫唱雍門  
絃上曲從來此曲斷人腸

白沙社有懷書張廷實詩後

海上竹枝非楚聲壁間科斗是賢名粵堂東望  
不知處惟見白雲天際生

依韻答周太守瑛見寄

白馬山前雪滿扉隔江雲樹晚依微津頭日日  
行人過不見長安舊布衣

相逢記得入京年夢破邯鄲不受牽更說莆陽  
風景好木蘭溪裏木蘭船

醉鄉

管勾仙家碧酒春醉鄉今日屬何人天高地迥  
無人到試就陶潛一問津

睡鄉

漆園蝴蝶故翩翩一落人間今幾年試向髑髏



原上望八荒明月正堪眠

梅花下感事

桃李村村待發蒙孤芳憔悴不成叢天涯一寸腸如結吹斷江城曉角風

月夜與何子有飲梅村社贈之

溪北溪南踏月遊梅花村落似羅浮東風夜卷殘潮去留得何郎半日舟

人日今年又共君他人交態白頭新開懷一夜梅村酒時復停杯問故人

夢先兄持絕句見示及覺忘其前聯以意足之

松林土屋閉斜曛人世悲懽那得聞閑處釀成玄碧酒秋來携過武夷君

京師初歸答容琴月

舊遊風月未應忘到手新詩喜欲狂記得長安秋雨夜三人燈下說西良

三洲巖聞虎

草動雲飛十里風三洲巖下吼聲雄先生自對



山窮笑不道前身是遠公

經坡亭

水繞寒柯霧半籠  
遊絲輕曳釣船風  
三洲覽遍題名處  
閒向坡亭說長公

枳殼

蔭蕾枝頭春意長  
卧看蜂蝶往來忙  
不知今日開多少  
熏得先生枕席香

題携琴訪友圖

松崖日暮水聲深  
何處携來綠綺琴  
澗石隔林人不見  
只疑魍魎是知音

答徐侍御索草書

寒窓弄筆敢辭難  
也得先生一破顏  
不要鍾王居我右  
只傳風雅到人間

代簡舊友克明梁先生

瓊山綠水舊遊行  
滄海歸來語後生  
幾醉幾醒醒復醉  
世間何事合留情

至日梁聽松睥白石惠生魚克明弟

朝來何處得庖鮮  
白石村邊響夜舷  
布被蒙頭



呼不起真成至日閉關眠

周文都伍伯饒馬玄真諸友約釣河豚值  
雨弗果伯饒復遣人來約答之時玄真文  
都在病

七月十日秋正來漁翁夜上臨江臺斜風細雨  
不歸去若個玄真安在哉

秋入江門風怒號江水未落濤頭高晴明三五  
君湏記月下溪邊遲小舸

河豚正美周郎病玄真不出公奈何經會一握

三千丈獨釣東溟雨滿蓑

梅月用莊定山韻

四時萬物無非教人傍梅花月傍軒若道不關  
梅月事宣尼何事欲無言

溪上梅花月一痕乾坤到此見天根誰道南枝  
獨開早一枝自有一乾坤

和世卿

越山楚山皆白雲楚越如今不必分三十六峰  
同一樣不知何處武夷君



草樹雲霞亦假名高齋何處不先生解尋正路  
宮墻下榜也如今是典刑

次韻董子仁見寄無似林蒙菴周時用提  
學

江門花鳥欲春闌脚帶雲霞步步寬君到閩中  
試借問龍山何事別長安  
還將病骨畏秋聲一枕江流是我生若道嚴陵  
偏不事漢人更有聖之清

鱷洲山遇虎

登高停棹鱷洲山獨自忘機虎跡間忠信於人  
真可仗爪牙當道却須還

鱷洲阻風

牛饑僕冷不能嗔短曲長歌互有神今日誰家  
能走馬泥深還掛一壺春

晚發厓山

江水初寬白鷺飛厓山欲莫赤楓微孤舟獨背  
湯瓶去不共前川釣艇歸

厓山雜詩



寒雲黯黯日糝糊南有蒼厓對撚鬚今夕孤舟  
不成寐白鷗飛盡我跣跣

北風半夜卷滄溟杖屨船頭候曉晴滿目寒雲  
吹不散一帆細雨濕湯瓶

萬古青山自落暉白鷗穿破水雲飛孤舟江畔  
無情思閒與兒童咏綠衣

北風何事更長吹盡日孤帆逗水湄吟遍天涯  
歸未得江神應愛石齋詩

經都會故居

膺月四日乞歸裝舴艇衝寒到石塘忽見溪邊  
舊塚堵恨隨流水繞村長

總角展書溪樹根風光不比洛陽園碧桃盡屬  
西王母綠橘先分小弱孫

秋日東軒漫題

籬崩瓠落不禁秋卧對蕭騷月半鈎彭澤須收  
三頃秫菊花無酒咲人盃

黃葉紛紛江水流人間何處不悲秋江邊野老  
無名姓笑向滄江任白頭



寄馬默齋

江山風月滿吟壇誰把漁郎薦老官眼底秋光  
供點筆等閒休作負彭鸞

追和白石馬教授奉寄其玄孫馬竹隱

山深谷冷老烟霞君住孤村第一家一榻清風  
明月夜鈎窓閒對紫薇花

贈曾確還博羅

風袂飄飄過五羊五仙遮道問行藏廬山莫道  
無分付領得春風古桂香

示兒

張公九世尚同居忍字專書一百餘受唾由來  
稱長者而今市輦却唾予

門前賓客偶相投忽忽浮生五十優君貴我貧  
俱是分敢將丘壑傲王侯

聖心太極一明蟾影落千江個個圓五十年來  
如夢覺臨岐更出示兒篇

遊白雲

擔頭行李但書囊撰勝尋幽到上方身與白雲



同去住客從何處問行藏

灌溉忽縣尹送酒至

一瓶西注一瓶東兩徑初移綠未濃忽見白衣  
持酒至擬留一斗待秋風

次韻荅丘侍御

五月江門荔子叢綉衣下馬擘殘紅兒童爭走  
烏臺節咲挽青荷立水中

玉臺贈黎民瑞

青天何處一登臺脚踏黃雲萬丈開聞說程鄉

長官好抱琴歸去抱琴來

讀近思錄

楊墨偏高子莫疑孟軻精一古心期日長對卷  
無人到風雨巡簷一詠詩

六經不假群賢補却憶宣尼下手時白首齋心  
顏子坐青燈橫几大臨詩

大學西銘迤邐攤從前只假半年間誰家繡得  
鴛鴦譜不惜金針度世間

寄黃仲昭



白沙子全集卷九  
江西諸子在春風我有新碑落永豐海濶天空  
無可寄只將狂斐為君通

次韻胡提學訪攬山

斜風細雨綠蓑衣江上人家半掩扉莫向天涯  
歌獨醒白頭漁父笑人非

今朝黃鳥喚春回桃李還知帝力裁昨夜殷雷  
無意緒黑雲將雨滿山來

訪教諭何宗道

樹隱肩輿行款款花催春鳥鬧關關蘇公渡口

雲連水宗道廬前雨滿山

峽山別胡提學還至九江作

峽山飛出兩三航滿載離愁下九江夜泊孤舟  
不能寐自燒銀燭到秋缸

畫蘭

誰將水墨寫橫披竹石荆蘭也自宜記得湘潭  
秋雨後清香猶帶楚臣悲

對菊

陶家園裏舊開叢復入山窓對此翁一曲一杯



白洲詩集卷九  
花下醉人生能得幾回逢

喜孫讀書

閒看溪水繞橙根自握刀鉏斲小園日午課詩  
孫漸長上堂誇與阿婆言

芙蓉文筆

丈人日暮看芙蓉湘水西來第幾峰兔頰刺天  
無屬我今為松桂主人公

寄李子長

能將玄酒注金卮混沌誰教更鑿之我借元初

溟滓好為君驚喜為君悲

題孔雀圖

兒女心情未遣知白頭咲賦雀屏詩可能乳得

西周鳳來壽 君王億萬壽

題蒲石畫

一石青青蔭幾蒲半篙烟水欠模糊江門有個  
丹青手也把江門畫作圖

雨中送客江上偶成

細雨江邊送畫橈肩輿如夢看春潮不知此處



誰分付咲倚南風酒未消

次韻呈長官贈鄒汝愚

江門還我自由僊七洞天西小洞天南去北來  
船過盡無人肯住釣臺前

再韻呈吳獻臣

覆鳧海上果誰僊竚看飛騰上九天爲問南遷  
鄒吏目幾時歸去玉皇前

候方伯劉東山先生至

客從天柱得琅函來試丹砂嶺以南有個道人

眠不起洞門深鎖白龍菴

易傳遺書共此函偶拈一事問河南數千里外  
涪州夢透到龍門何處菴

次韻謝天錫登三層頂望崑崙池作

兩眼高憑何處空白龍猶在有無中旁觀莫道  
崑崙小氣蓋東南萬萬峰

手拍崑崙歌次寥虹橋月下拜相邀回頭笑向  
玄真子纔到葵山怕路遙

卜居茶井



白沙子全集 卷九 二  
海鳥回翔何處歸海山春到白龍西欲搏九萬  
無風力認着崑崙便托棲

寄陳秉常用天錫韻

早援深谷探花原舉手來扳笠頂天誰與浪傳  
青鳥信君今疑是白龍仙

次韻沈別駕見寄

我生之初我有真百年泡沫往來身一丸也恨  
無分付誰是乾坤會弄人

夜坐

露冷風清正酒醒誰家今夕不勝情人間老去  
無愁思獨倚踈梅看月明

次韻復趙提學

雨打風吹一樹花孤根不肯向人斜晚逢青眼  
何須恨未到朱樓莫浪誇

與倪麟

沙水東西兩石橋夕陽飛馬剪山腰不知酒興  
還多少一路清風吹不消

挽竹齋



屋裏沾裳羅一峯門前又報竹齋翁一年氣運  
天何極兩嘆交情日未窮

題畫鷹

秋風垂翅下雲衢野性翩翩不受羈欲借一枝  
江畔宿等閒花鳥莫相疑

夢曾皙

傾盖寧知是夢中絕塵標致却春風千秋此意  
吾能說不與由求面目同

讀韋蘇州詩

夜雨齋燈卷未收清謠白首對蘇州晦翁兩眼  
滄浪碧也爲先生一點頭  
五言夙昔慕陶常句外留心晚尚癡敢爲堯夫  
添註脚自從刪後更無詩

道經七星巖

百丈巖前石鼓鳴山人今夜動山靄同舟亦有  
知音者共聽乾坤第一聲

七星巖下醉神僊猶占龍床水底眠我有一尊  
延壽酒月明今夜對南山



戲贈二謝生

婉轉青囊傳二謝淵源來自馬蹄洲山人眼是  
庖丁手解把屠牛破土牛

與李世卿約遊圭峯

方壺使者與公期老我三山乞住持且約圭峯  
爲社會一圖今古付王維

和世卿

山靄霏霏碧滿蓑清風不奈俗塵何人間久矣  
無高鳳何處如今楚鳳歌

次韻奉答李方伯介軒潮連見寄

姓名秋榜忝同鄉四十年來守故常拄地撐天  
吾亦有一莖青玉過眉長

不待冰顏累十秋可堪相近阻相求此心未許  
旁人識公在山齋僕在舟

弘治己酉春姜仁夫進士以史事貴州還  
取道廣東過予白沙自己卯至丙戌凡八  
日辭別三首予亦次韻為別明日仁夫至  
潮連寨方十餘里遣隸回并得三絕和之



通前九首吾與仁夫之意皆不在詩也豈  
尚多乎哉仁夫浙之蘭溪從學章先生德  
懋吾廿年舊好故吾詩兩及之

江門綫路幾人通兩月公程來向東何處敢勞  
君著眼短牆踈竹是家風

雲去雲來等是浮獨凭高閣看江流南風莫送  
東歸客更共江門一日遊

家近桐江舊釣臺鳳林何日暫歸來平生章子  
如相問道我山中日閉齋

一著將窮一著通謝公全局筭江東眼中論事  
如章子是有當年國士風

洞門終日白雲浮洞裏桃花覆澗流誰道乃公  
閒似我不曾携杖白雲遊

百尺江邊有築臺自從君去望君來黑頭了却  
人間事更約焚香共小齋

次韻仁夫潮連寨見寄

極目長江傷我心滿身風雨立江潯 帝城此  
去幾千里一度逢關一寄音



今古相望日已賒庖羲已上孰名家不識乾坤  
真易簡借人門戶甚搏沙

進到鳶飛魚躍處正當隨柳傍花時今人不見  
程明道只把中庸話子思

彈子磯候默齋不至

軍人打鼓泊官船黑霧濛濛水下灘隔岸相呼  
不相見竹籠牽火上桅竿

清溪道中

西風吹冷峽山雲紅葉清溪點綴新惟有白頭

谿裏影至今猶戴玉臺巾

濠裏驛呈送行諸友

相隨征路二旬餘咲指前山別老夫却到前山  
心未了西風燈燭兩踟躕

南雄讀羅一峯記書院文

丘墳何處草離離千里湖西夢覺時落日小池  
橋上路催人下馬讀殘碑

度嶺

天地風雲會有辰開元可是欠經綸千尋松下



白沙子全集 卷九  
看流水十八年中度嶺人

玉枕山和南安太守張汝弼

一枕秋橫碧玉新  
金鰲閣上見嶙峋  
使君得此兀無用  
賣與江門打睡人

過天柱峯

天柱峯前望故鄉  
西風淅淅鬢蒼蒼  
愁腸暗為慈親斷  
誰道青山是劍鎗

宿迴龍寺

酒醒迴龍欲二更  
迢迢秋漏徹江城  
何須不理

東湖棹徐孺亭前月自明

題雲嶺

路旁指點一峰墳  
一老西巖坐白雲  
盡是唐人詩境界  
千林紅葉訪徵君

與豐城知縣王本儉

劍水相逢梅始花  
春風吹動長官衙  
詩家到此須分別  
不共河陽一處誇

贈劉進夫還永豐兼寄羅養明楊榮敷羅

清極湖西諸友



江船戀戀費行纏我托劉郎亦是仙何處青山  
君憶我月明湖上酒醒眠  
一峯原上夕陽斜雲掩閑門幾樹花見說西風  
吹不死散分春色與隣家  
淦川銀燭照離情畫舫行人一月程相憶却憐  
山寺遠不曾夜半到鐘聲

題劉主事顯仁挽冊

曾傾白下郎官蓋忍讀青田太守文今日九原  
誰是伴里中新有一峰墳

和婁侍御

偶與梅花作主賓旋將幽意托龍唇曲中若有  
千年調也要先生會入神

贈祝秀才鄉試

祝生南赴應天闈萬里秋雲一鷲飛我有蘭溪  
他日意敢將裁入送君詩

蘭溪章子多時別得見平生祝噐之衰老不知  
言語費逢人信口話庖羲

和羅洗馬韻



白雲子全集卷九  
五十東溟始願違安知不是慕甘肥今朝怕上  
花衢馬猶恐黃塵染素衣

贈江通判

明朝別駕過金壇暫到茅山亦不難我憶江門  
歸未得爲君沽酒慶茅山

謝何秋官惠米追次陳后山韻

相逢不肯訴家貧眼底斯人又姓陳慙愧太倉  
分一斗乾坤多少病饑人

過潮縣風大作取舟中儲酒飲之

黃菊開時歸意濃泥尊名酒未開封不辭拚作  
陶潛醉受盡長河一日風

謝壁間李學士和予藤蓑詩偶成奉寄

西涯一曲我藤蓑對此相思可奈何今日玉臺  
應說我海門何處扣舷歌

春雨江門着舊蓑釣船相近問如何白鷗分定  
閒眠界猶唱西涯學士歌

剡溪

剡曲溪中雙槳鳴老翁訪戴是虛名雪消月出



白沙子全集 卷九  
歸來夜只有詩情與世情

雲封寺有曲江遺像戲題

嘗疑大塊本全渾  
不受人間斧鑿痕  
今日雲封禪寺裡  
曲江遺像任塵昏

不寐

舊雨今雨漏前前  
長更短更聲相連  
何人酌我金尊酒  
暫醉慈親卧帳前

石門讀貪泉碑

芙蓉花發西華寺  
遠訪殘碑到石門  
一曲貪泉

歌未了夕陽紅  
近水西村

贈曹侍御璘謝病

飽蕨青山更飽眠  
襄陽歸去自今年  
眼中未有如公早  
柱史前頭或姓錢

雜詠

過午城中走帖還  
老夫對酒社東山  
詩家進步如撐艇  
又上前溪一兩灣  
傍花隨柳興飄飄  
澗水牽情到石橋  
勃率未堪還自笑  
眼前剛好被春撩



白雲全集 卷九  
不坐人間彩鷁舟怕逢漁父問因由君家酒艇  
輕於葉試遣長鬚為我謀

拍月縈爐一小舟欲窮仙島路何由須君一見  
安期老指點蒼茫為汝謀

得世卿詩

笑顏別後幾回開詩到衰翁輒舉杯擊壤狂歌  
千首在一春無計寄君來

東野功深偏洗削退之意到每優柔眼前一二  
聊拈掇正好承箕對孔脩

夢中作

日出東山尚未眠閒尋溪水弄溪船人間一種  
惟予樂只在溶溶浩浩間

躑躅江邊水沒橋沿溪貪賞不辭遙獨憐歸馬  
無鞭策未忍臨風折柳條

題徵仕郎張公孺人區氏墓誌後

衛幕已鐫東白誌西涯又撰孺人碑莫道不傳  
家世事當年無有兩公知

種草麻



山渠面面擁草麻鎖盡東風一院花江上行人  
迷指顧老夫於此煉丹砂

短檠他夜照書床一舫草麻也借光老去圖書  
收拾盡只憑香几對羲皇

紅朶青條擺弄同人間無地不春風莫輕此輩  
草麻子也在先生藥圃中

草麻得雨綠成畦如此風光亦老黎飲後小菴  
搜句坐山禽啼近竹門西

草麻遶竹徑通雲雲裏樵歌隔竹聞手把長鏡  
種春雨風光吾與老黎分

種了草麻合種瓜青山周折兩三家老夫來搆  
茅茨畢別種秋風一徑花

次韻李憲副若虛白沙別後途中見寄

江門春浪兩涯平半醉船如天上行坐冷燭花  
歸問夜逢逢津鼓欲三更

咫尺圭峯不見臺春雲將雨幾時開山中一徑  
無人到除是青天畫舫來

江城無處不通潮風疊寒漪色更嬌詩舫飄飄



向何處高涼西去不勝遙

和鹿步韻

黑甜一枕鼻呼雷江浪如山夢裡來  
乾坤何處留雙眼不向三洲鹿步開

贈湯地理師

春泥沒屐大江潮溪北初經獨木橋  
千丈峰頭望東海三山正對杖頭瓢

錦囊以上不堪言老郭元來亦是仙  
咲殺城中諸年少欲持阿堵問君傳

南越山川拄杖交東風何處送歸舸  
一條路打朱明過直下潮陽看海濤

雲水相逢是偶然江亭燒燭話新年  
眼中但有牛眠地指點青山不要錢

贈鄒處士還合州

人間憂喜也無期萬里間關一馬歸  
莫灑東風別時淚春光又滿老萊衣

石城米賤雲門鎮吏目身輕翰苑官  
歸去山中偏好睡家人不用遠來看



題也可庄上見一空

交交黃鳥弄春晴也可山莊隱几聽莫以山林  
笑流俗山人元是此山靈

青山何處倚鳩藤回首塵埃幾折肱林下一壺  
誰共醉淵明只好對高僧

醉中作

酩酊高歌掩舊書青山日月笑居諸一番春雨  
無分付枉種桃花三两株

酩酊放歌何處來東風吹笠上溪臺臺傍有個

高飛鳥飛向三山去不回

觀物

一痕春水一條煙化化生各自然七尺形軀  
非我有兩間寒暑任推遷

早飲輒醉示一之

清晨隱几入無窮浩浩春生酩酊中我若扶衰  
出門去可能筋斗打虛空

得廷實書

洗竹添花張戶曹忽拋閒散事煎熬東門春水



無人釣又長溪頭幾尺高

田夜讀

田白沙孫也

朝來窓壁尚塗鴉燈下吾伊且賞瓜不是風雲  
天上夢阿田家世本桑麻

掃突炊秔及早鴉東臯時有未芸瓜田家樂事  
如翁少男戀詩書女戀麻

憶年童稚髮如鴉稍稍東陵學種瓜今日肯嗟  
頭似雪江門三畝但單麻

紀夢

偶然嘉惠得憐封無數金錢出袖中欲向萱闈  
談此夢隔簾斜月未聞鍾

得世卿子長近詩賞之

漠漠江天對把詩竹壇風日引杯遲翁歌此曲  
兒當續問著別人都不知

飛雲高起大崖深兩處天教兩鳥吟莫把壠山  
來比並山頭鸚鵡被人擒

詩到堯夫不論家都隨何柳傍何花無住山僧  
今我是夕陽庭樹不聞鴉



鄒吏目書至有作兼呈吳縣尹

傾蓋投緘不自輕人間造次幾晨星天涯放逐  
渾閑事消得金剛一部經

落花遙對石城春半篋殘書一病身茶筯粟瓶  
供客盡不妨人笑長官貧

天涯遷客病渾家開過東風幾樣花容易江山  
得重九問君何地落烏紗

張侍御叔亨將赴京遣人告行求贈言不  
已賦此以荅

不為泯泯即波波天命委之人奈何秋鴈未來  
君好去文章覆瓿不須多

梁文冠抄詩

口謾吟哦手謾抄風壇踈竹晝相敲不知今日  
滄溟上天放何聲此處高

雪月風花信手抄皇王帝霸入推敲伊川擊壤  
三千首都共南風一項高

君到詩情每被抄玉臺秋磬借僧敲門前荷篲  
知心否雲鎖千峰月正高



白沙子全集卷九  
屋下塵編不暇抄狂歌試把鐵橋敲秋風背取  
詩囊去且看擎天柱杖高

夢緝熙

花前把酒問平湖君到閩中憶此無夢裡征帆  
西下疾兩人江畔笑相扶

宗庶送明瓦屏風至次韻答之

小中雖異大中同明處韜光暗處通三直五橫  
真本子人間無路獻重瞳

瓦木鋪排得此身乾坤何物到頭真道人具得  
屏風眼還向小齋來卜僊

渡厓海

爭如天上弄銀河不使鳴榔亂我歌有酒只邀  
王母醉托身明月挂婆娑

題石泉

蟹眼不絕西坡陀涓流直下成江河君釣石泉  
歌不得江門漁父爲君歌

贈宗兄汝學使廣西還

匹馬行行西復東一鞭騰破雪千重寒梅初放



一枝白間破江南無數紅

五言律詩補遺

承張方伯報旌表家慈貞節

大喜來何處勞公一札香 聖恩元浩蕩老母  
自冰霜此報符佳夢他時益大防無論一家惠

舉俗賴虞唐

旌表家慈書至

十一月二十七  
冬至後一日

迢遞來金闕光輝動華門世知慈母節人帶  
聖君恩笑喜翻疑夢榮封卻未言痴兒何以報

忠孝策諸孫

荆扉無外事散步數雞孫特地開雙眼從天降  
一言江山同出色存歿各沾恩斟酌盃中酒春

風欲到門

病中詠梅

去歲誇身健尋梅到幾山酒傾崖影盡衣染露  
香還北斗今何向南枝半已殘下堂兒女笑老

脚正蹒跚

孤山一片雪千古獨稱奇此外不能到人間都



未知正嗟同賞絕又過半閒時回首西巖下南  
枝映北枝

人生如逝水花發見南枝對影身猶隔聞香席  
不移延緣看月久勃窣下堦遲坐恐芳時暮扶  
衰了一枝

何處梅稍月流光到枕屏江山都太極花草亦  
平生閣冷香難即窓晴影似橫凍崖妨足蹇藜  
杖意高撐

隱几日初下東巖興復饒月高寒自照花近夜  
相撩濁酒頻堪寫清絃豈易調羅浮在何處  
寔與逍遙

水陸花何限梅花太絕塵如何開眼處不見賞  
花人北塢風微動南梢月自真老夫前席坐得  
意不無神

山閣數株梅山翁手自栽有花娛我老無計避  
人開色映書帷淨香尋墨沼來庶幾吾服汝不  
作委蒿萊

風月江山外乾坤草木間卷簾踈影動柱頰暗



香還約伴多爲地吟詩別作壇終南雖白閣不  
恃小廬山

何處花堪憶江門水背過滿身都着月一片未  
隨波高倚松爲蓋清連竹作窩白鷗啣不去飛  
入釣魚叢

借如桃有實方朔不來偷山近重重見人無淺  
淺休路經寒水斷香被白雲留寄語林和靖江  
門是一丘

陶僉憲約遊厓山立張陸公祠

西風吹桂楫公泛兩厓間落日看碑過中流掩  
袂還蹟留新棟宇名落舊江山二百餘年下誰  
無一日閒

遊厓山次李九淵韻

前劫消磨盡中原恨未沉興亡先有識秦賈竟  
何心一一憑天地勞勞笑古今千秋厓石角泛  
艇一來臨

不待祥興後神州已陸沉孤臣空有淚大塊本  
無心索寞皇圖舊經營廟宇新暫携二三友斜



日共登臨

不奇谷立蘇州

三年思楚水尺牘走蘇州  
滄海疑真蹟黃堂是  
舊遊遼東憶賀子廣德問周侯  
頃日相傳報青天更倚樓

壬午京城除夕

爆竹沿更響燕城覺歲除  
客懷元自在詩興乃何拘  
天地行藏活風花點弄迂  
天遭老文侍華酒幸相娛

五言排律補遺

鍾氏席上賦四十韻

九月江濤穩孤舟客子來  
兩番驚老瘦一別長  
嬰孩爨婢携筐出溪童負水回家家  
秋釀熟處處菊花開饌有江魚美  
拳無俗子猜敬恭存酌醴意思劇  
其醅暫去終投轄將留故下鉞稍喧  
防笑語屢起雪罇壘石榻偏成卧  
柴關莫浪推交情雙爛熳高興一  
崔嵬樹暗蟲飛亂山深猿嘯哀  
蕭騷鳴磻竹綠淨映溪苔吹  
遂丹楓浦鳴



白沙子全集 卷九  
柳白浪堆平生羨漁牧此地訝雲雷掬澗頭垂  
膝看雲手拄頰天機聞答響物理識枯菱小立  
依林隙微吟近水隈直防紗帽落不放玉山頽  
穉子能看客諸昆總愛才燒茶供小枕醒酒當  
殘盃跡混何須滅心空不假灰相依南郭倚獨  
傲北枝梅孔氏終懷寶顏公未鑿坏因君投僻  
遠爲我剪蒿萊瓜接青門邵堂開綠野裴疏渠  
下滾滾辨土得每每盛惠兼群從香名盡八垓  
自慚非俊傑何足憂瓊瑰欲報王孫飯深愁漂  
母哈流連過日暮感激把詩裁問客分粒粒呼  
奴拾芋魁生涯從料理勝事亦胚胎松栢當軒  
大桑麻繞舍栽清泉幾仙井白石一天台閭苑  
何勞擬桃源若可陪東臯辰傲睨南陌夕低徊  
或作騎牛者何嘗躍馬哉峰巒皆錦繡屏翳亦  
樓臺堪覺賡詩苦無寧著雨催憑將一斛水盡  
滌句中埃

又五言古詩補

贈容珽



醫醫峰頂木裊裊峽中溪下有飛古寺上有哀  
猿啼我昔經過日登臨上扶藜中流日黯黯兩  
岸風淒淒遠行會離索四顧仍低迷羨子意氣  
豪別我無一悽行行至斯峽爲我試留題

真樂吟效康節體

真樂何從生生於氤氲間氤氲不在酒乃在心  
之玄行如雲在天止如水在淵靜者識其端此  
生當乾乾

又古風歌補

慈母石歌

為門人  
區越作

巖石江頭峻如壁舟人指為慈母石慈母名來  
不可聞嶢巖兀律秋江碧我聞慈母名起我父  
母思人有父母誰不思我思父母徒傷悲憶昔  
生我童穉時家貧逐日圖生資析薪與我代燈  
燭鬻衣與我買詩書朝夕俾我苦勤學戒我勿  
似庸常兒况生我命苦多疾父母提挈綿歲月  
一朝我病忽呻吟吟父母咿啞面如漆父母衣我  
兮寧自寒父母食我兮寧自饑我今身為一命



仕薄俸堪將備甘旨二親已去掩荒丘薄俸還  
將飽妻子幾迴舉筋食腥膻默默不知雙淚漣  
收淚還將酒杯奠杯奠不到音容前慈母石世  
罕有汝在江頭天地久我思父母不能養恨恨  
當同爾齊朽嗚呼罔極恩難報幸今賴有移忠  
孝尚當竭力事吾君庶可揚名酬二親詩曰誰  
化江邊石世傳慈母名神枯真可想意得貌如  
生行路三回顧題詩獨見稱丹青在人目千古  
共沾纓

戒懶文

大舜為善雞鳴起周公一飯九三止仲尼不寢  
終夜思聖賢事業勤而已昔聞鑿壁有匡衡又  
聞車胤能囊螢韓愈焚膏孫映雪未聞懶者留  
其名爾懶豈自知待我詳言之官懶吏曹欺將  
懶士卒離母懶兒號寒夫懶妻啼饑猶懶鼠不  
走犬懶盜不疑細看萬事乾坤內祇有懶字最  
為害諸弟子聽訓誨日就月將莫懈怠舉筆從  
頭寫一篇貼向座右為警戒



附錄白沙先生行狀銘表

翰林院檢討白沙陳先生行狀

先生諱獻章字公甫姓陳氏系出太丘高祖判鄉曾祖東源祖永盛號渭川少戇不省世事好讀老氏書嘗慕陳希夷之為人父琮號樂芸居士讀書能一目數行下善詩年二十七卒卒之一月而先生生母太夫人林年二十有四守節教育之祖居都會村至先生始徙居白沙村白沙村在廣東新會縣北二十里後天下人重先



白沙先生集卷之四  
生之道不敢斥其名字因共稱之曰白沙先生  
以宣德三年戊申十月二十有一日生於都會  
村先是有望氣者言黃雲紫水之間當有異人  
生黃雲紫水者新會之山川也又有占象者言  
中星見浙閩分視古河洛百粵爲鄒魯符昔賢  
所說及先生生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左臉有七  
黑子如北斗狀音吐清圓大類中州產嘗戴方  
山中逍遙林下望之若神仙中人也自幼警悟  
絕人讀書一覽輒記嘗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

有一偉人笑謂曰八音中惟石音爲難諧今諧  
若是子異日得道乎因別號石齋旣老自謂石  
翁少讀宋亡厓山諸臣死節事輒掩卷流涕一  
日讀孟子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  
慨然嘆曰嗟夫大丈夫行已當如是也弱冠克  
邑庠生其師某者見其所爲文異之曰陳生非  
常人也世網不足以羈之明年丁卯中鄉試第  
九人錄經義一篇戊辰辛未兩赴禮闈俱下第  
聞江右吳聘君康齋先生講伊洛之學於臨川



白沙子全集 附錄  
之上遂棄其學從之遊時年二十有七也康齋性嚴毅來學者絕不與語先令治田獨待先生有異朝夕與之講究受業歸講學之暇時與門徒於曠野習射禮未幾流言四起以爲聚兵衆皆爲先生乞先生獨處之超然時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謫知順德縣事雅重先生遺書先生亟起毋重貽太夫人憂先生以爲然遂復遊大學祭酒邢某一日試先生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大驚曰龜山不如也明日颺言於

朝以爲真儒復出由是名振京師一時名士如羅倫章懋莊景賀欽輩皆樂從之遊欽時爲給事中聞先生議論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霾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爲用即日抗疏解官去旣出太學歷事吏部文選司先生日捧案牘與群吏雜立廳事下朝徃夕返不少怠卽中等官皆勉令休對曰某分當然也識者謂其抱負之大而克勤小物如此得孔子爲委吏乘田之意侍卽尹某聞而賢之遣子某從學先生力辭凡六七



往竟不納成化己丑禮闈復下第有神見夢於人曰陳先生卷爲人投之水矣其後二十年御史鄺某聞之禮部尚書某從吏云某所爲也先是先生寓居神樂觀科道諸公往來請益無虛日旣而某被科道劾疑出先生故特惡之深且曰彼戴秀才頭巾爾動人若是脫居要路當何如耶揭曉編脩某時爲同考試官主書經房索落卷不可得欲上章自劾冀根究不果時京師有會元未必如劉戩及第何人似獻章之謠以及輿夫販卒莫不嘖嘖稱屈曰可惜陳先生不中時即有人夢曰經綸不屬陳先生矣群公徃慰先生先生大笑莊景進曰他人戚戚太低先生大笑太高二者過不及先生領之其居神樂觀也北士麤鄙者數人約曰必共徃困折之及見先生神樂觀洞然氣沮口噤各不能發一語反致羞而退因語人曰果異人不可狎也今右布政使周某時同遊太學所藏古人墨跡愛踰拱壁先生因借閱經旬不還某數取先生笑曰



試君爾君得非所謂玩物喪志者乎某遂有所警發南歸杜門却掃潛心大業道價嚮天下四方學者日益衆往來東西兩藩部使以及藩王島夷宣慰無不致禮於先生之廬先生日飲食供賓客了不知其囊之罄也自朝至夕與門人賓友講學論天下古今事或至漏下疊疊不少厭倦翌旦精神如故雖少壯者自以爲莫及也江右藩臬左布政使陳某等脩復白鹿洞書院成以山長書幣走生員劉某等聘先生爲

十三郡士者師先生報書謝不往壬寅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上疏畧曰國以仁賢爲寶臣才德不及獻章萬萬猶叨厚祿顧於獻章醇儒乃未見收用誠恐國家坐失爲賢之寶疏聞

憲宗皇帝可其奏部書下有司以禮勸駕先生以母老弃乂病辭時巡撫右都御史朱英懼先生終不起也具題薦末云臣已趣某就道矣且告之故曰先生萬一遲遲其行則予爲誑君矣先生不得遂起至京師朝廷用故事



勅吏部考試會疾不果赴上疏畧曰臣母以貧賤蚤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欲爲而力不逮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多曲全之士願乞養病終養疏上

憲宗皇帝親閱者再三明日受翰林院檢討俾親終疾愈仍來供職蓋異數也先生以表謝

不辭學士李某贈別詩云只有報恩心未老更無辭表意全真蓋實錄也祭酒某先生同省人也素忌先生重名及至京師使人邀先生主其家已而先生僦居慶壽寺某寓之後因脩述陰令所比誣先生學士某見之不平爲削去歸經南安知府張某問出處對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亨薦所以不受職而求觀秘書者冀得間悟主也惜乎當時宰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某以聽



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以釣  
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其唯唯暨歸歲  
有薦辟先生皆援 詔不行初應詔而起也道  
出羊城所至觀者如堵至擁馬不得行歸之日  
五色慶雲遶其所居之第經日始散弘治庚申  
給事中吳某以先生及尚書王某侍郎劉某學  
士張某祭酒謝某等八人同薦與二三儒臣入  
內閣柄用 上方勅吏部查勘

命將及門而先生歿矣是年二月十日也享年

七十有三歿之前數日蚤具朝衣朝冠令子弟  
扶掖焚香北面五拜三叩首曰吾辭吾 君復  
作一詩云託仙終被謗託佛乃多脩弄艇滄溟  
月聞歌碧玉樓曰吾以此辭世歿之日頂出白  
氣貫天勃勃如蒸竟日乃息前一夕五鼓僂人  
聞車馬駢闐異之急出見一人若王者狀儀節  
甚都出先生廬而去以爲大官至及旦詢之無  
有也先配張生子二人曰景雲作小詩得唐人  
體裁曰景暘充邑庠生先生卒女二人婿黃



彥民指揮倪麟後改譚某孫男三人曰田曰畹  
皆庠生曰豸尚幼繼室羅無出先是知縣左某  
以醫來先生病已亟矣門人進曰藥不可爲也  
先生曰飲一七盡朋友之情飲已作詩遣之歿  
後一月提學僉事宋某移文當道請入祀鄉賢  
祠都御史鄧某疏乞

恩典草已具尋卒御史費某疏乞不拘常例

贈官諭祭不報是年七月二十有一日葬於圭  
峯之麓辛向之原遠近會葬者幾千人左布政

使周某贈白金三十星助葬誄之以辭刻石于

墓三府暨藩臬諸公門人親友遠近相續設奠

致賻殆無虛日於戲生榮死哀吾於先生乎見

之矣先生少負氣節每出少挫歸輒對伯兄泣

不食房婢偶露體告太夫人必黜之乃已迨晚

年涵養深至不可測孝弟出於天性事太夫人

甚謹太夫人非先生在側輒不食食且不舛先

生在外太夫人有念輒心動亟歸果然母愛子

慕惟日不足太夫人頗信浮屠法及病命以佛



事禱先生從之御史王某曰此見先生變通處也北行時不能別太夫人欲做徐仲車故事伯兄不可曰吾弟為人子吾獨不為人子兄弟泣爭義感行路太夫人卒從伯兄之請太夫人歿以七十年之孤子居九十年之母喪哭擗食素一如先王之禮太夫人老耄康強如壯先生以古稀年顧多病嘗慮一旦身先朝露不能送太夫人終故自太夫人七十年之後也每夕具衣冠秉燭焚香露禱於天曰願某後母死後喪太

夫人服闋絕不衣錦繡曰向者爲親娛耳通判顧某曩見先生束木帶解所束玳瑁帶贈至是反之一念衡山靡間朝夕曰自今以往未死之年皆贅也事伯兄如父坐必隅坐雖跡處山林其愛君憂國之心視諸食祿者殆有甚焉憲廟之升遐也哀詔至先生如喪考妣故其詩曰三旬白布裹烏紗六載君恩許卧家溪上不曾携酒去空教明月管梅花知言者讀之當知先生之心無一日不在天下國家也爲人豁



達大度不見小利未第時隣人有侵其屋地者  
欲威之以力揚言於衆曰陳氏子異日他出我  
必辱於途及見不覺自失先生曰尺寸地吾當  
爲若讓其人慚竟不能作惡而去又有侵其田  
者處亦如之後復有盜葬其祖墓者先生怒曰  
此義不共戴天也彼不卽悛吾卽訟之官吾敢  
沽虛名而失大義哉盜葬者聞之果悛巡撫湖  
廣都御史謝某遺先生壽木甚美一日其交厚  
陳某者卒遺言必得木如先生者其子以告先

生卽舉以畀之林良者以畫名天下嘗專意作  
一圖爲先生壽惠州同知林某至閱之愛甚先  
生亦卽畀之無吝色知縣趙某頗著貪聲懼先  
生遇當道露其事遺白金數錠爲太夫人壽先  
生不得已受之戒家人勿啓後某以贓去官先  
生追而還之其人感泣提舉汪某慕先生特甚  
在海北特作懷沙亭以寓仰止亦數以白金爲  
先生壽其卒于官也先生盡封還以爲賻叅政  
伍某僉事戴某輩以次各遺白金欲新先生居



却不可乃營小廬山書屋以處四方學者初年甚窶嘗貸粟於鄉人僉事陶某知之遺田若干傾晚年按察使李某倣鄭富公故事破數百金買園一區於羊城先生皆却不受封券至於三四徃返御史熊某倣洛陽故事欲建道德坊於白沙以風士類先生力止不可乃議創樓於江澣爲徃來嘉賓盍簪之所榜曰嘉會先生曰斯可矣先是某亦以疏薦于朝都御史鄧某倣林逋故事檄有司月致米一石歲致人夫二名

先生卻之以詩云孤山鶴啄孤山月不要諸司費俸錢行人左某出使外夷以其師某意致白金三十星先生亦卻之太夫人兄弟之子陳某幼無依先生收育教之成人至割田廬以樹其家嘗買婢得邑人尹氏女旣而知之嘆曰良家子也命內人撫育之如已女及笄擇婚嫁之友人莊景病遺書求先生門人知醫范規者徃規貧不能赴先生卽備行纏服食津遣與人交無生死炎涼之別都御史朱某樞歸桂陽爲文遣



子不遠數千里設奠尚書彭某御史袁某經歷張某輩之歿也亦然其聞羅某袁某張某之訃也皆設位哭爲之總服三月叅政胡某爲提學僉事時雅重先生常選生員有異質者十餘人徃受業今學士梁某叅政李某輩與焉其後某遭憂先生特吊其母喪於新喻及吊吳康齋墓於崇仁羅某墓於永豐訪莊某宅於江浦其論治道以正風俗成人材爲急務知縣丁某之初知新會縣事也出其鄉人給事中董某書爲介

求執弟子禮先生百九啓迪以致四禮大行民愛之如父母及卒于官先生綜理其後事如已事後民立祠于白沙先生記之其始終成就皆先生之力也顧某爲同知知德慶州卒事遭不測先生毅然任其事曰朋友之責也後聞其子至乃已李某裹糧自嘉魚數千里從學白沙凡二年先生服食行纏待如子弟復築楚雲臺以居之臺榜一聯云有月嚴光瀨無金郭隗臺其欲來天下之善蓋如此學士王某聞而嘆之盛



稱先生見黃公釣臺記門人林某始有志於學  
後爲貧累先生欲成之謀田於肇慶同知張某  
以某不歸乃不果迎先哲宋丞相菊坡像爲文  
祭于家隅坐瞻仰若子弟之於師者父之程節  
婦鍾氏子也孀居二十七年貧甚先生加其節  
表之以詩復歲時遺以綾布君子謂先生使其  
大得志表先德舉賢才當不遺餘力也厓山大  
忠祠慈元廟之建與夫祀典之舉也皆發議於  
先生與副使陶某右布政劉某僉事徐某共成  
之大忠祠成太夫人夢金冠三人從甲士數百  
謝於門慈元廟之未建也先生夢一女人后飾  
立于大忠之上曰請先生啓之後十年建廟即  
其所也故先生吊慈元詩有依稀猶作夢魂通  
之句先生精神嘗與神明通居外海陳某宅有  
異人來見語秘不傳臨歿夢與濂溪兩厓答歌  
於衡山之五峰皆紀之以詩北歸時泊舟江滸  
夜半有人呼急起未幾水至溺死人畜無筭因  
得免先生德氣粹面盎背無貴賤老少莫不起



敬給事中賀某執弟子拜跪禮至躬爲之捧硯  
研墨旣別肖先生小像懸于家之別室出告反  
面有大事必白羅某改官南京脩撰先生謂曰  
子未可以去乎某即日解官去壬寅別都御史  
朱某於蒼梧也某預約束叅隨官竢先生至掖  
之從甬道出入先生力辭不能某曰古之聖帝  
明王尊賢之禮有膝行式車者况區區乎中貴  
某謁先生廬至江滸却肩輿走數百步入京師  
時經南安知府張某倣曹叅師盍公禮以待先  
生道出淮陽總戎平江伯陳某徃復差官具人  
船護送極其禮意之隆暮年欲卜築衡嶽都御  
史沈某創屋士人某等割田以待左布政使周  
某甫下車卽謁先生於白沙欲請先生入省南  
面坐受拜咨問以風一方以先生病不果嘗經  
山鄉熱甚思生菜值山氓植者良少前此貴客  
重價求之弗獲先生至山氓群來獻之京師走  
家童市靴於肆工人問自先生亟易以佳者其  
至誠能動徃徃如是先生之始爲學也激勵奮



發之功多得之康齋自臨川歸足跡不至城府  
朱某時爲叅議造廬求見卒避不見閉戶讀書  
盡窮天下古今典籍旁及釋老稗官小說徹夜  
不寢少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乃嘆曰夫學貴  
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  
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也遂  
築一臺名曰春陽日靜坐其中足不出閩外者  
數年故其答某問學詩曰古人棄糟粕糟粕非  
真傳眇哉一勺水積累成大川亦有非積累源

泉自涓涓至無有至動至近至神焉發用茲不  
窮緘藏極淵泉吾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學患  
不用心用心滋牽纏本虛形乃實立本貴自然  
戒慎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  
釐間寄語了心人素琴本無絃久之又嘆曰夫  
道非動靜也得之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  
內外苟欲靜卽非靜矣於是隨動隨靜以施其  
功故示其門人張某詩曰知夜則知朝西風漲  
暮潮千秋一何短瞬息一何遙有物萬象間不



隨萬象凋舉目如見之何必窮扶搖又曰登高未必高老脚且平步平步人不疑東西任回顧豈無見在心何必擬諸古異體骨肉親有生皆我與失之萬里途得之咫尺許得失在斯須誰能別來去明日立秋來人方思處暑又曰兩脚踏地此何閑白雲與爾同去還正當海闊天高處不離區區跬步間蓋其學初則本乎周子主靜程子靜坐之說以立其基其自得之效則有以合乎見大心泰之說故凡富貴功利得喪死生舉不足以動其心者其後造詣日深則又以進乎顏氏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地位而駸駸乎孔子無意必固我之氣象矣其學有本原進有次第的然可據如此迨其晚年超悟極於高遠則又有非他人所能窺測言語所能形容者矣其始懼學者障於言語事爲之末也故恒訓之曰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其後懼學者淪於虛無寂滅之偏也故又恒訓之曰不離乎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妙門人



各隨其所見所聞執以爲則天下之人又各隨其所見所聞執以爲稱果足以知先生之道也哉故其詩曰千年無鮑叔一懶有柴桑蓋亦嘆天下之莫我知也所恃天下之大千百世之遠其心同其理同必有知言者誦其詩讀其書當有以知其人卓卓哉孔氏道脉之正傳而伊洛之學蓋不足道也是故見諸日用雖與百姓同也至於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聞風者興起沐化者心服蓋有莫知其爲之者使得大用於世緩來動和之效庶幾乎先生嘗以道之顯晦在人而不在言語也遂絕意著述故其詩曰他年儻遂按計只對青山不著書又曰莫笑老慵無著述真儒不是鄭康成有勸之者對曰伏羲著述數畫耳况畫前又有易乎君子曰先生著述可謂富矣自一言演之可萬言自萬言歛之可無言今其詩文不下萬餘首獨非著述乎其爲文也主理而輔之以氣雖不拘拘於古人之繩尺故自有以大過人者其爲詩也則功專而入神



品有古人所不到者矣蓋得李杜之製作而兼周邵之情思妙不容言故其詩曰子美詩中聖堯夫又別傳後來操翰者二妙少能兼今蒼梧山東皆梓行其集惜乎未全也至於揮翰如其詩能作古人數家字山居筆或不給至東茅代之晚年專用遂自成一家時呼為茅筆字好事者踵為之故其詩曰神徃氣自隨氤氳覺初沐賢聖一切無此理何由謂調性古所聞熙熙兼穆穆耻獨不耻獨茅和萬莖秃又曰茅君頗用

事入手稱神工又曰茅龍飛出右軍窩皆指茅筆也天下人得其片紙隻字藏以為家寶康齋之婿甚貧不能自振造白沙求書數十幅歸小陂每一幅易白金數星庚申 朝廷遣官使交南交南人購先生字每一幅易絹數疋時從人僅携一二幅恨不能多也先生教人隨其資稟高下學力淺深而造就之循循善誘其不悟者不強也至於浮屠羽士商農僕賤來謁者先生悉傾意接之有叩無不告故天下被其化者甚



衆南畿僧太虛知名當世亦以其學求正於先生先生復書以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告之曰我以此證也先是先生道南畿見太虛告以念老母太虛爲朝夕聖前祝願至先生歸相見乃已其篤信如此嗚呼若先生者君子謂周子之後一人而已者非耶某也無似自成化辛丑見我先生於白沙我先生即以國士待其後受教多而辱愛厚臨歿具書趣至白沙寄以斯文告門人羅冕曰吾道吾付吾某矣示以詩云古往

今來幾聖賢都在心上契心傳孟子聰明還孟子誰今且莫信人言又曰萬丈祝融何處山三年碧玉夢相關多少畫工傳不去都沒賢今畫幅寬又曰病久唯聽命詩成不浪傳門前花十夫玉井正開蓮數椽剛到地一棟正橫天不亡吾道在萬萬歲相連因執某手曰出宇宙者子也旣而曰孔子之道至矣願毋畫蛇添足又曰用斯行舍斯藏子其勉之吾言止是矣嗚呼言猶在耳不肖某斗筲之器何脩何爲而後可以



少副我先生付託之重乎先生歿後門人聚議以湛某爲行狀李某爲墓誌銘梁某爲傳而墓表則屬之某也某之爲行狀也倉卒事多未備某竊懼久而湮晦無傳暇日因重爲補葺以爲天下後世君子告且備異日史氏采錄焉謹狀弘治十四年歲在辛酉閏七月甲申門人承直卽戶部主事張詡狀

白沙先生墓表

天旋地轉今浙閩爲天地之中然則我百粵其鄒魯歟是故星臨雪應天道章矣哲人降生人事應矣於焉繼孔氏絕學以開萬世道統之傳此豈人力也哉若吾師白沙先生蓋其人也先生以道德顯天下天下人嚮慕之不敢名字焉共稱之曰白沙先生先生而資稟絕人幼覽經書慨然有志於思齊讀秦漢以來忠烈諸傳輒感激齋咨繼之以涕洟其嚮善蓋天性也壯從江右吳聘君康齋遊激勵奮起之功多矣未之有得也暨歸杜門獨掃一室日靜坐其中雖



家人罕見其面如是者數年未之有得也於是  
迅掃夙習或浩歌長林或孤嘯絕島或弄艇投  
竿於溪涯海曲忘形骸捐耳目去心志久之然  
後有得焉於是自信自樂其為道也主靜而見  
大蓋濂洛之學也由斯致力遲遲至於二十餘  
年之久乃大悟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一真萬  
事真本自圓成不假人力其為道也無動靜內  
外大小精粗蓋孔子之學也濂洛之學非與孔  
子異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

也誠者誠之其理無二而天人相去則遠矣由  
是以無思為無之心舒而無為意必固我之用  
有弗行行無弗獲有弗感感無弗應不言而信  
不怒而威故病亟垂絕不以目而能書不以心  
而能詩章雲漢而諧金石胡為其然也蓋其學  
聖學也其功效絕倫也固宜或者以其不大用  
於世為可恨者是未知天也天生聖賢固命之  
以救人心也救人心非聖功莫能也聖功叵測  
其可以窮達限邪且治所以安生也生生而心





原件短缺



死焉若弗生也吾於是乎知救人心之功大矣哉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韓子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此之謂也先生雖窮為匹夫道德之風嚮天下天下人心潛移默轉者衆矣譬諸草木一雨而萌芽者皆是草木蓋不知也其有功於世豈下於救洪水驅猛獸哉若此者天也非人力也先生諱獻章字公甫別號石齋既老曰石翁吾粵古岡產也祖居都會先生始徙居白沙白沙者村名也天下因稱之其世系出處見門

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矣虛其本也致虛所以立本也語南川林生曰夫斯理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槩柄更有何事上下四方徃古來今渾是一片自茲以往更有分殊合要理會終日乾乾存此而已甘泉湛生因梁生景行以見語之曰噫又矣吾之不講於此學也惟至虛受道然而虛實一體矣惟休乃得然而休而非休矣惟勿忘勿



助學其自然矣惟無在無不在斯無忘助矣問  
體認天理曰其茲可以至聖域矣問參前倚衡  
曰惟子是學矣問東所張子敏也子何不之講  
曰弗問弗講且順其高談然幾禪矣甘泉生曰  
夫至無無欲也至近近思也神者天之理也宇  
宙以語道之體也乾乾以語其功也勿忘勿助  
一也中正也自然之學也皆原諸周程至矣惟  
夫子道本乎自然故與百姓同其日用與鬼神  
同其幽與天地同其運與萬物同其流會而通

之生生化化之妙皆吾一體充塞流行於無窮  
有握其機而行其所無事焉耳矣惟夫子學本  
乎中正中正故自然自然故有誠有誠故動物  
惟歲丁亥遊於太學祭酒邢公爲之彰厥譽一  
峯羅子定山莊子爲之左次遼陽賀子爲之執  
擊惟歲壬寅方伯彭公督府朱公爲之薦其才  
夫子疏於朝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  
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方臣母之憂  
臣日甚愈憂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



自漢子全集附錄  
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有  
為而力不逮乞歸養

欽授翰林院檢討不敢辭自爾薦書歲至不行  
或勸之著書不荅夫不辭以嘗係仕藉也恭  
君命也不行達可行也夙志也不荅著述之精  
寓諸詩也夫道知語默動靜而不失其正焉耳  
矣惟弘治戊午遘疾彌留弗興越二年庚申二  
月十日乃卒方伯周公孟中葬之圭峯越二十  
有一年惟正德辛巳胤子景雲謀及門下晉江

知縣梁生景行翰林編脩湛生若水庠生鄧生  
德昌湯生騫太學生趙生善鳴處士梁生景孚  
曰惟予家中否惟予兄弟二人景暘也先折惟  
諸子弗振惟我顯考之藏卜罔知吉至以累子  
若水輩乃以鄧生湯生具以十一月十二日改  
葬皂帽峯下聞於憲長汪公鉉以聞於巡按謝  
公珊下於府太守簡公沛為助之金總鎮韓公  
慶聞而先助之吏部方公獻科益助之府命縣  
典史賀恩義官鄧南鳳士人馬國馨董葬事乃



自沙子全集附錄  
襄事餘置祭田買其前湖湖白自然昭至學也  
昔者水也聞諸夫子曰天下未有不本於自然  
而徒以智力收顯名於當年精光射來世者也  
夫自然則誠矣故夫子之生也人榮之其死也  
人哀之其誠之所爲乎銘曰混沌既鑿源遠益  
分分乃支離體用弗原孔孟而下若更一門門  
各爲戶競出異言渾渾濼濼有沿其源一爲聖  
學示我大全學絕道喪千載芬芬天篤夫子握  
會之元泝程而周再復渾淪何名渾淪溥溥淵  
泉直指本體挽漓而淳孰惑寓言孰惑其禪惟  
此天理二途判然師於拯世可謂元勲念功考  
德永護茲墳毋毀支木以傷其根

門人翰林院編修甘泉生湛若水撰

白沙陳先生應

召錄

獻章自幼穎悟一日讀孟子有天民者達可行  
於天下而後行之慨然嘆曰大丈夫行已當如  
是正統十二年丁卯中鄉試戊辰辛未兩赴禮



白沙子全集  
附錄  
闈不第年二十有七從撫州吳與弼講伊洛之  
學丁亥復游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揚龜山此日  
不再得詩驚曰龜山不如也以為真儒復出云  
成化十五年壬寅廣東左布政使彭韶總督兩  
廣軍務右都御史朱英前後具本薦於

朝韶疏畧曰心術正大識見高明涵養有素德  
性堅定立志願學於古人榮辱不足以介意云  
云吏部移文廣東布政司等衙門趣令起程獻  
章以母老及病未輒行英疏先有曰臣已令獻

章就道矣謂章曰先生不行如美欺上何不  
得已強起於成化十九年三月三十日至京  
朝見赴部告以久勞道路舊病復作延月餘於  
五月二十五日吏部題奉

聖旨恁部裏還考試了量擬職事來說以病在  
床褥即令姪男陳景星赴通政司告轉行本部  
暫令調治七月十六日扶病聽試至部門復以  
病發再告復延旬日八月二十二日得報母氏  
憂念病作待章南歸以日爲歲二十八日遂疏



奏爲患病陳情乞恩終養事疏畧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有爲而力不逮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 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必多曲成之士惟

陛下以大孝化天下至誠體萬物海宇之內無匹夫匹婦不得其所者乞 勅吏部放臣暫歸田里俟母養獲終臣病全愈仍前赴部以聽試用則臣母子未死之年皆

陛下所賜疏上九月

聖旨陳獻章既該巡撫等官薦他學行老成可用今懇切求回養母吏部還查聽選監生願告回家的例來說吏部查例覆奏初四日

聖旨陳獻章既係巡撫等官薦他今自陳有病乞回終養與做翰林檢討去親終疾愈仍來供職以動履艱難不能拜舞令景星具狀鴻臚寺



自沙予全集附錄  
告俟筋骨稍紓勉強赴

闕稱謝既又病不能興乃具疏令景星謝

恩而歸先羅倫送之有曰白沙先生處南海者

二十餘年矣觀天人之微究聖賢之蘊克道以

富尊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可求漠然無動其

中者歸經南安張弼問出處對曰康齋以布衣

爲石亨所薦所以不受職求觀秘書者冀得聞

悟主也惜乎當時宰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

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本意遂決去章以聽

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以釣

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弼唯唯徵吾錄

曰公膺薦時當國者不及李南陽輒令公就試

吏部蓋南陽能優禮康齋而公之禮數似不及

公無加損但當時宰相人品之不同可見矣李

南陽閣老于康齋處士千古稀見豈可以此責

之萬安輩况媚嫉者乃鄉人耶余獨恨一峯修

撰之謫曾不少遇以待處士之心嗟夫此脫然

勢利者所以稱難而於二公應 召故獨詳之



白沙子全集 附錄  
也與陳建通紀曰築一室曰陽春日杜門端默  
其中以明心為務以明心為務之說不知從何  
得來又曰內監梁芳素慕獻章名言于 上特  
授翰林檢討俾親終疾愈仍來供職獻章不辭  
上䟽謝恩即歸意以授官出自梁芳及不辭為  
非不知謝恩䟽具陳

聖旨查例與吏部覆奏鑿鑿可考授官不由梁  
芳明矣䟽曰臣雖至愚亦知銜負恩德圖報稱  
於親終疾愈之日不敢負 朝廷待士之盛意  
不敢違臣子効用之初心此所以不辭其大章  
亦已見于東海之對矣彼建者烏足以污之康  
齋先生之薦本自內閣大臣所以展盡待賢之  
禮石齋先生之薦由於司撫外臣所以禮數不  
及石齋徵時瓊臺丘公方為海內所重而石齋  
又以公居顯位不相見遂以此不合故人多疑  
石齋為公所沮后來三原劉氏求退科道劾丘  
公媚嫉或其漸然矣讀山雨不來昏晝景及南  
極海旁諸郡淺之句吁石齋豈尤人者哉







行鬼神以流河海以奠山岳以綏萬邦以蕃草木育鳥獸大行為伊呂窮居為孔孟不其大與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先生不欲富貴而樂貧賤獨何心哉見其大而已矣堯舜禹天下大聖也為天子天下大貴也有四海天下大富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荀子曰途之人可以為禹為堯舜為禹豈其為富貴哉為其大而已矣走而為大者麟飛而為大者鳳介而為大者龜鱗而為大者龍人而為大者聖賢飛走鱗介有為大者以人而不為焉不亦禽獸之耻乎趙孟之所貴彼能大之亦能小之也自我而大者彼惡得而小哉大自人者小人大之一時大之君子不大也小人大之君子大之天下大之後世大之大自我也然後可以為大也先立乎其大者然後小者不能奪也然後亦可以為大也可大者獨先生哉先生南歸道金陵諸君各為四韻詩以別謂余言余顧謂諸君自立其大者余何言



成化五年己丑夏五月廿又四日永豐羅倫書  
贈詩

建安周源

人物明時第一人欲將斯道覺斯民才追班馬  
文章古學究關閩道德新虞網豈能籠綵鳳魯  
郊終見獲麒麟孤舟此日金陵去回首春風入  
夢頻

禹穴涂志文

洙泗汪洋詎有垠派分濂洛與關閩茫茫注向  
嶺南去濯盡人間多少塵

湖南謝文祥

白沙先生年四十屹然砥柱中流立肩頭負擔  
重千鈞萬古顏曾與長揖先生豈是不憂君先  
生豈是忘民急先生豈是薄公卿先生豈是耽  
蓑笠大行此道便鋪張窮來此道還收拾先生  
明日辭金陵我懷陡覺殷憂增白雲大袖弄溪  
水吁嗟堯舜誰與為

仁和項存麒



秋水青瞳靜青天白帽高吾儒有矜式斯世孰  
甄陶跡混山林槁心親湖海豪乾坤好風月吟  
弄樂陶陶

姑蘇沈鍾

名字流傳宇宙間  
鯁生何幸此躋攀  
光陰半百隨流水  
培嶁之中見泰山  
閱世雙瞳如許大  
括囊萬里又空還  
斯人未得霑恩澤  
著作功成定不刊

括蒼潘琴

潮生晚風急孤舟去何之  
誰知三載間乃有三  
別離平生曠達懷不以去國悲  
辟彼縱壑鱗萬里焉能縻  
所嗟參與商未有重見期  
深林翳長林不肯炫所竒  
幽花出灌莽恐受衆目疑  
君應慎所履慰我長相思

華亭郁雲

旅館驚相見同爲上國賓  
問年皆老大惜別又  
逡巡湖海覆蓬鬢  
乾坤一偉人掉頭留不住  
歸卧碧山春



白沙子全集 附錄 三四  
蘭溪章懋

洙泗迥且深伊洛浩不息建溪一以逝淵源遂  
湮汶浙水泛功利西江浸虛寂漂淪二百年末  
流靡終極明經取青紫滔滔不知溺誰哉障汪  
瀾爲我存一脉有美羅浮仙金聲玉爲質巖栖  
四十春遺編自探索章甫非我心鏗然只鳴琴  
寤寐千載人今古如一日興嗟天豈知棄捐吾  
自失負重道路長行行慎無斃安得辭世紛雲  
山隨杖舄共對梅花春細問先天易

江東龍瑄

獻納違初願行藏任此身欲論天下事誰是眼  
中人歲月歸時晚江山到處春相逢烟水外尊  
酒話垂綸

宜興沈暉

獻策未得志拂衣歸海東大材偏不偶吾道豈  
終窮著述垂來裔衣冠復古風天長羽翼短安  
得附冥鴻

干越姚璟



白沙子全集卷之八附錄  
三五  
多君志道德英邁允超群元氣時應會光風世  
更聞隴梅開夜月溪水漲秋雲昨幸韓荆識東  
歸惜袂分

莆田黃仲昭

考亭遺迹久荆榛風度真堪繼後塵千載武夷  
人仰止羅浮從此共嶙峋

天涯兩度挹春風甕裏醯雞待發蒙明日又從  
江上別離心一片逐冥鴻

江浦莊景

百年吾道在東周天下斯人豈易求誰爲齊王  
留孟子自知堯舜有巢由鳳凰氣象終千仞北  
斗光芒共九州萬里東南溟海濶蒼生何處問  
乘桴

題貞節堂 四首

茶陵李東陽

高門綽楔過高樓節婦名題在上頭綽楔如山  
屹不動門前江水自東流  
面面青山遶白沙蕭蕭白髮映烏紗欲知內翰



先生宅元是南州節婦家  
嶺南風景值千金楚客謠成萬里心莫作楚謠  
謠此曲阿婆元解嶺南音  
大忠祠下非無路貞節門中更有人莫道人心  
不如古須將節婦比忠臣

壽石翁陳先生六十一詩序

先生今年兩見戊申蓋六十有一矣箕楚人也  
在門下作竹枝歌載尊酒於堂上為先生壽時  
先生之鄉閭諸君亦相率為詩歌俾予冠以文  
為先生壽承箕曰前申秋時太夫人進壽八十  
有四箕嘗再拜為禮太夫人不以其踈遠而拒  
我也諸孫肅然衣冠長者在前少者在後皆北  
面立階下輕清紆徐抑抑揚揚歌古之詩以侑  
觴先生西面立喜形於色先生非樂我也太夫



人在高堂康健和悅氣靜而志閑子孫皆恂恂  
寡過先生心無悔恨身遠利祿天下之人異之  
今翕然以順無遠近無貴賤咸來問學先生怡  
然隨問而答初不強括之亦未嘗輕拒人也暇  
則閉門高卧人不能以勢相誘孔子曰不知老  
之將至此豈人之所能知也今孟冬廿有一日  
先生初度晨諸君誦予文予歌諸君詩諸君又  
從而和之相與拜跪成禮而退將無煩先生顧  
客使箕他年披然白髮重上先生之堂作曲千  
首所謂鵲南飛者每遇斯晨載歌而觴觴而醉  
醉而起舞相與忘先生弟子之老得隨杖屨飄  
然遺世獨立而樂夫天命焉先生豈遺諸君與  
我也諸君於是再拜先生言曰承箕之言蓋以  
人事之至順而信天道之必然天豈不可必乎  
皆

弘治元年十月庚戌學生嘉魚李承箕拜書

皆



遊江門記

高明區大倫著

予憶令東明歲在甲午正月甲辰夜夢先生角巾玄服儼如而予侍坐先生呼童子進筆楮書所為詩見贈予受而讀之至咫尺溪光谷口分谷聲傳語隔溪聞覺胷中洞如因復先生曰自孔孟以來談道者無如二語透徹此與一貫之旨何異先生領之既覺而憮然竊歎先生啓予者至矣然求二語所為合於一貫而茫然也今去甲午十九年矣予又何能無慨然詳攷先生



之學以自然為宗以無欲為至而其要在致虛  
虛者無欲之謂也致虛之功必有事焉勿忘而  
勿助故稱自然也三言若一而致虛要焉竊嘗  
繹之人心之虛原於太虛儒者曰太虛之中無  
物不有而無一物足為太虛之障礙此可以狀  
虛矣然而未盡虛之旨也今夫日月之運行寒  
暑之往來川嶽之流峙衆庶之憑生以及草木  
鳥獸昆蟲之為暢為遂為繁為孳凡若此者目  
可得而覩耳可得而聞皆實也而所以為是運  
行也往來也流峙也憑生也暢遂而繁孳也目  
不可得覩也耳不可得聞也果孰為之豈非虛  
者為之本乎人心之虛其猶此矣是故心之動  
也萬感萬應可覩可聞者皆實也其為應感所  
從出者不可以覩聞及也則虛而已雖然人心  
之虛與生俱來而必有待於致何也蓋虛者一  
物不留之稱形生神發欲動而物誘焉物誘於  
中而虛者實矣故致虛者所以養其心體勿使  
邪動之欲得以干之而常為萬感萬應之本也



此先生之虛所為出於無欲也雖然虛者覩聞所不及無思也無為也今日致虛得無有安排作為之煩乎此性體也昔者孔門嘗言性矣曰未發之中而其功在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大易嘗言性矣曰成性存存蓋性不可致思存焉而已存而又存初無斷續之可言亦無勉強之可執故戒慎恐懼亦非有所甚煩於人力也即自性之存存云耳夫性體非虛乎先生常言勿忘勿助即存存之旨即其致之之功也亦奚有安排作為之煩乎此先生之致虛所為歸於自然也故在子思謂之未發之中在易謂之成性在先生謂之虛一也未發之言戒懼成性之言存存虛之言致亦一也明於存存可以識戒懼矣明於戒懼可以識致虛矣先生之學之所從來與其所究竟皆可得而論矣故先生之言曰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又曰夫動已形者也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也致虛之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懼所以閑之而



非以爲害也其旨不既昭然矣乎或者未達藏而後發之語竊疑其近於禪蓋亦觀於化工乎造化之盛德在春而其藏之也必在於收斂剝落之候冬之藏蓄不固則春之發育不長易言天曰顯諸仁藏諸用言聖曰藏密曰藏往藏者化育之全功神智之妙用天地聖人之所不能違也而何疑於先生之藏或者見二氏嘗言虛矣以爲先生之虛無以異於是者蓋不知道家之虛主於養生佛氏之虛歸於幻滅其視一切

應感與夫天地萬物了不相屬此心虛體已隔閼而不通偏枯而不貫比於醫家謂之不仁先生直還其本然之虛而無以害之一物不留故能物物萬感萬應於是乎出資之無窮用之不竭天地萬物罔不流行發育於其中而不爲天地萬物所攬此其於二氏蓋不待觀其末流而用意之初已有毫釐千里之判矣而何疑於先生之虛或者恠其出語間用釋氏則所謂尼父徵言於老聃孟氏借證於陽貨近儒蓋嘗辨之



而先生之詩亦曰二障佛所名吾儒寧有此閒  
拈曲江句勝讀法華經又曰禪家語與吾儒似  
同而異毫釐之間便分霄壤此古人所以貴擇  
之精也諸如此類未易殫述先生之於釋氏蓋  
漠然外之亦未嘗訟言排之其意常在於歸斯  
受之而已者愈足以見先生之大矣又按先生  
自少志於聖人之學年二十七從吳聘君遊未  
有入此歸白沙苦心力索者又十餘年既乃舍  
繁就約惟事靜坐久之然後見此心之體隱然

呈露其應用也若馬之御銜勒若水之有源委  
乃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原先生之  
始學由靜虛而入究先生之歸宿以致虛而成  
蓋先生之虛即通書之靜虛易之虛受天載之  
無聲無臭其近接濂溪直溯孔門而上達天德  
蓋勿疑矣嘗慨孔孟既遠正學日晦千數百年  
世之學者徃徃畢其一生精力從事於訓故箋  
疏之間便謂盡學之能事識者譏其執器滯言  
迷失本真支離之可病也即宋之大儒猶或不



免自先生有作惟在靜中嘿求心體而致養其在我者去耳目全虛圓一洗訓故箋疏之習盡祛俗學支離之病若掃氛翳而開天光出綿綿之長夜而曜以暘谷之白日也始而聞者或信或駭既觀先生日履天性孝友操行純密澡德粹清踐彛常之極而藩宇高曠遊性命之表而矩矱森嚴於是天下信而宗之自達官顯夫以逮詩書之彥巖谷之逸莫不景從輶軒過者必式問而造稱為今之孟子云其後陽明先生繼起聞其風而悅之揭良知之旨俾人人各得其本心學者耳目為之一新溯厥本源先生倡興之力為獨盛焉蓋明興百年棟道之儒鬱而未光聚徒講學紹繹聖真實先生倡之陽明繼之於是人心學術一變而之道孔孟宗統燦然大明於世先生道承先聖功啓來學於是為大矣予嘗反覆二先生之學先生致虛立本合於未發之中其教人也訓迪惟顧其材質啓發必因乎憤悱其不能者不强也與孔孟語上語下



引而不發之旨實相符焉嘗示門人曰守身當以藩籬先又曰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先生立教其約之於禮有如此故服從其教者高者閑於軌式下者不得借其說以便已而欺世而無有乎放情敗俗之患凡我同志幸相與究竟先生之學光而大之以續聖真而翼世教無若不肖空負此志三十餘年悠悠無成徒負後時之嘆也

先生學在主靜致虛以完吾真自得者吾而真自得者完即天地萬物一齊樞紐千古一貫真傳其在茲乎記中獨發明之非深造者不能也謹畧按其說附之集末以俟後之學先生者云黃溥識



白沙子全集附錄終

書白沙先生全集後序

公甫陳先生生於新會白沙里數十年來嶺南士風一變者先生啓之也  
凡今天下莫不知有白沙先生得其  
片紙隻字訝以為榮嗚呼先生豈但  
風一方而已哉寔足風天下風後世  
也其文烏得而不傳哉僑懼其久而  
散失館其門人容貫采而輯之遂授



梓而傳焉噫先生豈待文而傳哉文  
之傳非先生之意也僑之責也不然  
天下後世將訾僑以不知道不知先  
生徒知是邑一俗吏焉耳已矣是故  
傳之

弘治乙丑春三月朔後學吉水羅僑  
謹書

重刻白沙陳先生全集後序

儒者心術之顯著於辭章猶五味之  
滲入於飲食也即片辭隻字罔不可  
探其心者觀白沙陳先生全集先生  
心術之光大具見矣然儒先有疑其  
近禪者喬嘗與三洲李先生論之三  
洲曰儒禪之辨惟達天德者能知之  
否則徒竊語也予謂遺集固在猶之



即飲食可以知味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是故亦惟易牙而後知之也此不待評矣惟是集也吉水羅公僑令新會嘗刻之矣今侍御內江蕭先生世延又重刻之者豈徒為先生文集計哉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此地山海崇錯人又熙熙而來攘攘以往而罔攸屬厭是故雖有竒士不能救民俗之昏靡若公甫先生為養母而辭美官雖

朝命致之而不起為學道而其貧窶雖鎮巡藩臬好義賢大夫欲為之卜築謀生而終不強就此其人物豈非脫然嶺海風氣之外歸然如靈光獨立者哉侍御省方觀風知風之自慨然指白沙而歎曰此古之賢人也不可



立赤幟樹之風聲以爲民望乎是故  
不惟新其祠而且新其集焉庶幾崇  
死可以勸生敬上足以動下風行草  
偃懦立而頑廉矣此昔人千金買駿  
之遺意非徒爲先生也而先生之風  
長矣雖然位內閣不事家產以清白  
遺其子孫不有順德梁文康公平位  
尚書不愛一文而威名振於華夏不  
有南海霍文敏公平亦有遺文關係  
世教者矣安知聞友山侍御之風者  
不將藉以風天下哉併書以俟諸後  
嘉靖辛亥孟冬朔

賜進士出身亞中大夫廣東布政使司  
左叅政前三奉

勅督理福建屯田水利廣東河南糧儲  
兵備永嘉項喬頓首拜書



讀白沙先生全集

白沙先生之學從精一之功心來者也書曰惟精惟一言精則純純則不雜不雜則心便一伏讀先生詩文無慮數萬言其曰得此欄柄入手更有何事此者指此理言之得者從自己得之此理實得於心無少夾雜精矣只一個理在此應用一矣語精則一



在其中何事之有苟離精一工夫更  
無欄柄欲日用間種種應酬心理湊  
泊艱哉此學不傳久矣禪學者空諸  
有以求之俗學者靠書冊以尋之皆  
是襲取毫釐千里乃若先生之學大  
都具是書矣上下四方徃古來今渾  
是一片除却精一之外更無別法按  
先生從吳聘君遊若干年歸而靜坐  
白沙若干年養出端緒隱隱呈露靈  
丹點砂直見本體道在是矣今人無  
論賢不賢都知先生為振古之豪顧  
不求之心而求之外則雖高談性命  
繩趨尺步而心與行遠不助則忘脫  
落超造之真豈容有此障礙耶嗟嗟  
正學本無兩途苟且遷就決非真到  
吾人寓形宇內汨沒波靡果何日得



白沙子全集 卷之八  
斬截工夫與聞春陽臺之緒乎噫猶  
幸有先生精一之傳在也

隆慶三年孟冬朔後學惠安林會春

謹書





